

范文正公文集卷第十一

書

上呂相公書三首

上樞密尚書書

與省主葉內翰書

祭文

祭謝賓客文

祭胡侍郎文

祭蔡侍郎文



祭石學士文

祭吳龍圖文

祭呂相公文

祭陳相公文

祭韓少傅文

祭知環州种滌院文

祭陝府王待制文

祭謝舍人文

祭同年滕待制文

祭龍圖楊給事文

祭尹師魯舍人文

祭故相太傅李侍中文

祭葉翰林文

祭杜待制文

祭英烈王文

書

上呂相公書

某啓仲秋漸涼伏惟相公台候萬福某奉命此

行至重至憂初欲道中上記以未到邊隅無可
述者或有屑屑之見奏牘具焉初至長安見九
江太尉首傳台旨頗言開釋尋來廊延路巡按
北視金明之役止數日復還延安極邊之情指
掌可見金明一邑舊寨三十六人馬數萬一旦
蕩去後來招安到蕃部三百來戶不足為用又
塞門寨圍逼十旬諸將逗留無敢救者軍民數
千一時覆沒及廢承平南安長寧白草四寨并
為虜境延安之北東西僅四百里藩籬殆盡近

修金明聊支一路將修寬州以禦東北非多屯

軍馬亦不能守必須建軍其利害具於奏中

所奏

劄子方永興軍繫署
今有圖子先具呈上

今延安兵馬二萬六千患

訓練未精將帥無謀問以數路賊來之勢何策
以待皆不知所為但言出兵而已此不可不為
憂也或得其人精練士卒山川險惡據以待寇
俟有斬獲乘勝深入賊勢一破烏散窮沙復舊
漢疆宜有日矣如未克勝賊勢不衰縱入討除
豈肯逃散或天有風雨之變人在山川之險糧

盡路窮進退有患此宜慎重之秋也自延州至
金明四十里一河屈曲涉者十三度此言山川
之惡也或遇風雨不敵自困某今與延安當職
議定約束急於訓練俟其精彊可禦可伐亦今
錄奏乞朝廷特賜威命則邊鄙可定廟堂無憂
別路兵馬少處臨時制置不必倣此又張龍圖
吏道精彊但親年八十寓於他郡復言不練兵
律延安重鎮數郡仰賴若不主戎政所失則大
段待制齒人所望明鑄亦細知邊事惟相府裁
之某惶恐再拜

又

年月日具官范某謹東望再拜上書于昭文僕
射相公閣下竊以文武之道一而文武之用異然
則經天地定禍亂同歸于治者也傳曰天下安
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斯則將相之設文武之
殊久矣後世多故中外不恬二道相高二權相
軋至有大將軍而居三司之上蓋時不得已也
五代衰亂專上武力諸侯握兵外重內輕血肉

生靈王室如綴此武之弊也皇朝罷節侯畧文
吏以大救其弊立太平之基旣而四夷咸賓忘
戰日久内外武帥無復以方略爲言唯文法錢
穀之吏馳騁于郡國以尅民進身爲事業不復
有四方之志一旦戎狄叛常爰及征討朝廷渴
用將帥大患乏人此文之弊也前則劉平陷沒
范資政去官次則韓琦與某貳于元帥不能成
績以罪失職復以夏陳分處二道期于平定近
以師老罷去而更張之三委文帥一無武功得
不爲和門之笑且議耶今歸之四路復皆用儒
彼謂相輔大臣朋獎文吏他日四路之中一不
任事則豈止於笑當尤而怒之用儒無功勢必
移于武帥彼或專而失謀又敗國事況急而用
之必驕且怨重權厚賞不足馱其心外寇未平
而萌內患此前代之可鑑故裴度淮西之行不
落韓洪都統蓋爲此也某不避近名之嫌有表
陳讓願相公與兩府大臣因而圖之如廊延環
慶二帥一路以文一路以武涇原秦鳳二帥亦

如之使諸將帥高者得色下者增氣如寡策略則擇俊又爲之叅佐仍使廊延環慶二路如舊

通其軍政涇原秦鳳亦如舊制則謀可相濟兵

可相援矣

今王仲寶是環慶部署兼管廊延兵馬許懷德是廊延部署兼管環慶兵

馬涇原秦鳳副都部署於今亦然唯新命都部署則未有處分固不煩更改詔勅唯續降宣旨

以兼之乃既文武叅用二路兼資均其事任同舊制也

其休戚足以息今日之謗議平他時之驕怨使文武之道協和爲一何憂乎邊患矣某復慮朝廷以逐路部署爲經略招討之貳謂之叅用則

此使權雜伍于下不足爲重僅之虛設或以文換武謂之叅用則前日換者人皆以儒視之或以新帥難動則某願避此路以待武帥請主外計仍領安撫舊名亦足救生民之困弊復可按邊陲之利病咸得聞于朝廷不爲輕矣區區之意附記注梁學士達于台聽恐道途雨雪之阻故復拜此不任懇切憂惶之至不宣某再拜

又

六月日具位范某謹齋沐上書于昭文僕射相

公某近者伏奉制命就除邠州觀察使祇膺睿
渥且榮且憂三上讓章未獲俞旨竊念某幼孤
且賤始求五斗祿爲養親計怔忡進退懼不可
得今朝廷以方面之重受茲寵異爲某之福可
謂大矣豈敢忽千鍾之重哉蓋聞福者禍之所
伏故循墻而走思以避之何則居諸將諸軍之
上責人死效而自以無功受國重賞於己安乎
其他利害具在封奏復有大懼不敢聞于天聽
而敢陳之於相府今西北聳動在北爲大雖遣
使修好或可暫弭奈何積年之謀一朝而發以
數十萬之賄便能充無厭之心息舉國之衆乎
必先困我而終於用兵萬一某輩移帥朔方居
大使節度之下見利而舉則加以擅興之誅持
重而謀則誣以逗留之咎堅城深池之內自擁
其精甲救危赴難之際而授以羸兵利害不得
言進退不得專大敵在前重典在後當此之時
儒臣文吏何以措手足於其間哉劉平之勇猶
不克濟此相公之所覽也是則繫國家之安危

生民之性命某豈可不自量力而輒當之遠慮
近憂先聖之明訓何敢苟寵祿之福忘喪敗之
禍耶某謂朝廷用儒之要莫若異其品流隆其
委注衆皆望風稟畏以濟邊事比夫改爲武帥
與之叅用功相萬也某謂相公弼諧於內在天下
安危之事不得而讓也某輩奔走於外經畫
百事亦不得而讓也某今日避此命者豈偷安
之人哉誠有所存爾爲國家先重其身而安其
心賴相公坐籌於內某輩竭力於外內外協一
奉安宗廟社稷以報君親以庇生靈豈小節之
謂乎恭惟相公與二府大臣同憂天下之時必
能恕狂者之多言采愚者之一得某宵中甚白
無愧於日月無隱於廊廟惟相公神明其照某
豈得而昧之干冒台嚴卑情無任危切之至不
宣某惶恐再拜

上樞密尚書書

某啓秋涼伏惟樞密尚書台候起居萬福某奔
走道途疲困以甚加應荅文移中夕不寐無暇

撰修謝唐伏增惶懼某久在江外職業無可唯
望廢退以遂麋鹿之趣而朝廷過聽越次寄任
拳拳負荷不能無憂今至延安北入金明視城
壘之役且欲深見邊事戎馬之後原野蕭條金
明北百里之間元有塞門栲栳二寨并李士彬
下蕃部寨三十六所悉已蕩去盡沒番境人不
敢詣又此間隨川取路夾以峻山暑雨之期湍
走大石秋冬之流屈曲如繞一舍之程渡涉十
數山川之惡諸虜鮮並兵馬出入所宜慎重又
將帥無謀不務訓練坐困糧道唯請益兵兵聚
城中無舍可泊人馬暴露時苦寒凜庫緡空虛
不議營構守禦之術寂寥無聞張龍圖言累陳
乞只願領郡求免軍馬之務諸將何稟焉某已
有奏章乞別選人段待制西人所望無出右者
明鎬亦知邊事頗見疚心如僉議未諧即某不
敢避儒生之筭豈能決成但一方之憂未有當
者此夙夜切切不得已也秋霖弗止禾穗未收
斯民之心在憂如割近分擘延安兵馬作六將

教習由鄜州之始其於利害奏牘具焉某卯翼門下雖竭心力常懼貽知己之羞此所以罄其短拙而不知朝廷可否之意惟待罪而已不宣
某再拜

與省主葉內翰書

某頓首竊惟皇上念天下之計至大至重思得良大夫主之故寤寐閤下之賢復有此拜而人莫得聞之憂國者可不相慶然天下之計其難久矣自李唐中微天下多事諸節度各聚州兵據征賦以自支故有尾大不掉之釁起矣此非唐之本謀但四方縱橫撲滅不暇故因其有功而分裂之蓋不得已也皇朝開造天下特革其弊重兵聚于京師至于諸節度之兵亦皆贍于度支誠長世之策也然祖宗之初約天下之入以周其用則倍有餘矣而八九十年間朝廷全盛用度日滋增兵頗廣吏負加冗府庫之災土木之蠹夷狄之貪水旱之患又先王食貨之政霸王之略變通之術不得行於君子而常梃於

羣吏則天下之計宜其難矣某出於孤平感遇
非淺亦嘗面陳君天下之計而應和者寡故不
得行及其居外固當不復爲言今閣下再領大
計必欲盡心爲國家遠圖是君子可行之時非
羣吏之可柅也某欲筆削于左右請公自行之
則慮搢紳多言謂閣下力革前數君子之爲以
結上意又欲言于朝廷俟當閣下主議之亦懼
獲晚節躁言之謗以故遲遲而莫能發但媿致
身有餘報國無狀爾願閣下熟念天下長久之
計考前賢至至之論則必變而通之非俟某之
云云也殘暑惟自重爲禱不宣某上

又

某啓近辱眞誨荅以報之自信之心弗改于舊
此金石其誠對明神而無愧天下識者所以重
道卿之高正爲此矣然國之安危存亡繫于其
人正人安則王室隆正人危則天下憂故君子
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所以身安而國
家可保豈特厚于己耶漢李膺之徒黑白太明

而禁錮戮辱雖一身潔清千古不昧柰何邪正相激速天下之禍漢室亦從而亡之僕以爲與國同憂之人宜弗爲也如與國存亡則有視死於鴻毛者豈特輕其已耶今上睿聖至仁惟股肱協德則堯舜同功天下爲壽前者數君子感遇激發而高議直指不恤怨謗及羣毀交作一斥去雖自信於心未足爲恥使太上用忠之意謂吾道無可信者此不爲重乎道卿能不鑑此宜其與國同憂無專尚名節而忘邦家之大則天下幸甚幸甚不宣某頓首

祭文

祭謝賓客文

維景祐二年八月日具位某謹致祭於故賓客謝公之靈嗚呼南有諸謝兮風流不衰金玉嗣音兮非公而誰大儒之文兮醇醇而弗醜君子之器兮安安而弗欹升百里之堂兮仗千里之麾載循良之吏兮形愷悌之詩踐瀛洲之華兮弗驅弗馳立憲臺之端兮有威有儀士患其薄

考公持重以厚之士病其躁考公恬退以靜之
歸去來考賢哉遂偃仰以舒遲坐西臺而甚泰
叅東朝而非卑嗚呼悵日月考不留訴天地考
胡爲仁者以壽考我懷安悲老成以往考我僚
何師賴堂構之隆考天弗我欺臧孫之後考蓋
相繼而丕丕想雲山之秀考神實有知嚴子之
隣考可相與而熙熙國人不得而見考望秋光
而淚滋伏惟尚饗

祭胡侍郎文

維寶元二年六月日具官范某謹致祭于故侍
郎安定公之靈惟公出處三朝始終一德或雍
容於近侍或偃息于外邦動惟至誠言有名理
卓茂以禮樂率下黃憲以度量過人靡尚威刑
積有陰德安車以謝正寢而終老成云亡薦紳
興慕某辱知深厚聞訃驚哀官守所縻不皇躬
事嗚呼悲哉伏惟尚饗

祭蔡侍郎文

維寶元二年六月日具官范某謹致祭于故叅

知政事戶部侍郎蔡公之靈天生鉅公泰山之
東初矯首於王庭冠天下之英雄孤標孑孑美
聲隆隆顧幽陋之何階亦卑飛於榜中瞻公青
雲日大月崇出處二府心醇道充進惟兢兢退
無忡忡端人之徒莫不望公近年京師密仰清
風立朝禮隔報國心通憂患之直憫愚之忠愚
賤未還公出而終嗚呼邦之善人胡福不蒙欲
一問於蒼天天杳杳而誰窮尚饗

祭石學士文

維慶曆三年九月日具官范某謹致祭于故友
曼卿學士之靈嗚呼曼卿之才大而無媒不登
公卿善人爲哀曼卿之筆顏精柳骨散落人間
實爲神物曼卿之詩氣雄而竒大愛杜甫獨能
嗣之曼卿之心浩然無機天地一醉萬物同歸
不見曼卿憶兮如生希闊之人必爲神明尚饗

祭吳龍圖文

維慶曆三年九月日具官范某謹致祭于故龍
圖學士兄之靈嗚呼與兄相知積有年矣行可

師法言皆名理日重一日人望公起憂國憂民
早衰而死嗚呼天有五行播于羣靈惟純惟粹
哲人廼生厥生不易厥道未行一朝往矣天地
何情嗚呼我不得知泣而懷之又失此人寧莫
我悲竟号有生來休盛時尚饗

祭吕相公文

維慶曆四年十一月日具官范某謹致祭于故
相贈太師令公吕公之靈嗚呼富貴之位進退
惟艱君臣之際始終尤難公觀昌辰宰于庶揆
保輔兩宮訂謀二紀雲龍協心股肱同體萬國
乂寧雍容道行四鄙多故憂勞疾生辭去台衡
命登公衮以養高年如處嘉遁嗚呼日月迭來
數不可回兩楹告兆萬乘興哀某素游大鈞猥
居近輔得公遺書適在邊土就哭不逮追想無
窮心存目斷千里悲風尚饗

祭陳相公文

維慶曆四年十一月日具官范某謹致祭于故相
太子太師贈司空侍中陳公之靈惟公挺生聖

時素懷偉志高文醇醇得聖賢之粹大節落落
鍾公輔之器出處三朝周旋五紀入調鼎鼎叶
太平之治出仗旄鉞當夾輔之寄忠勞罄宣踐
揚備至念始終兮覆篲謝崇高兮脫徒冠東朝
之極品訪南華之深旨百辟所瞻五福具美大
數奄終高風不墜摺紳仰其遺範子孫光其餘
懿某行役邊隅阻趨哀次望音徽而斷絕想老
成而感涕尚饗

祭韓少傅文

維慶曆五年正月日具官范某謹致祭于故太
子少傅贈太保韓公之靈惟公寒苦而立平直
以進賢材一伸淑聲大振天子乃知命鎮坤維
兩川父老含哺而嬉入領中司進陟二府邦憲
以清袞職斯補一德一心弗愧弗負偃息近藩
旨酒盈樽可以卧理不廢清言功成名遂揖讓
而退爲國元老望高中外子孫誥誥禮樂簞紳
積善之報集于仁人嗚呼厥生有涯終焉惟命
柱石之衰邦國不幸尚饗

祭知環州种涑院文

維慶曆五年閏五月日具官范某謹致祭于故
環慶鈐轄知環州東涑院使种君之靈惟君少
負氣岸兮聲蓋關輔青春多難兮白髮始遇西
戎入寇兮邊臣共沮君從邊事兮獨立不懼營
故寬州兮一日百堵鑿山出泉兮兵民鼓舞叛
我者攻兮服我者撫延安東北兮俗康財阜伊
余知君兮屢以才舉改環之麾兮禦彼外侮萬
餘族落兮貪豺狡鼠畏如明神兮愛如慈父朝
廷倚之兮一方柱礎忽焉長往兮葬于鄠杜君
子憂邊兮尚有胡虜伊余追念兮心之酸苦焉
得邊帥之盡如君兮守此西土尚饗

祭陝府王待制文

維慶曆五年八月日具官范某謹致祭于故天
章待制子野親家王公之靈嗚呼自古皆有死
公死特可悲生相門而不驕幼屹屹而從師纔
十五而器成獻雄藻于丹墀天子愛而召試擢
鹽鹽之英辭拜登瀛之妙選與先生而並馳起

風采於臺閣久優遊於歲時三借麾以出守民
所至而熙熙性清方以自處政坦白而莫欺往
按察於荆楚方澄清於一陞惟韓富之二公屢
密啓於黼帷廼脩撰於史局尚未足以施爲遽
侍從於天閣聳內朝之表儀俄西鎮於陝郊懷
周召之風規惟孜孜於生民將富庶之可期每
布政於畎畝不飾名於路歧君子愛之而心醉
小人長之以神離凡有志於時者皆望公於雲
達矧伊余之相知懷金石而弗移曩余謫於江
南靡貴賤而見嗤公慷慨而不顧日拳拳以追
隨何交道之斯篤曾不易於險夷仰萬石之家
聲結絲蘿以相維庶子子與孫孫保歲寒之不
衰嗚呼叔寶多病兮一朝已而顏子不壽兮厥
靈何之神茫茫兮安問天杳杳兮曷司不見子
野兮窮此生而長思尚饗

祭謝舍人文

維慶曆六年二月日具官范某謹致祭于故紫
微舍人希深謝公之靈雅公推誠懿文發于誠

性著國之史掌邦之命臺閣徊翔搢紳輝映德業素充聲猷日盛賢哉云亡顏淵不幸某同年之中切瑳游泳今此于藩復仰前政不見故人怒焉如病尚饗

祭同年滕待制文

維慶曆七年三月日具官范某謹致祭于故天章待制滕侯同年子京之靈嗚呼子京吾人之英文詞高妙志意坦明自登朝闈翕然風聲言動兩宮上嘉其誠迺諫曹心膂益傾謫去江

徼暄涼屢更曾不齋咨奉親爲榮西夏猖蹶僉曰當行乃藩于涇有城無兵渭帥敗覆戎馬縱橫征夫不復哭聲連營帟之綏之與治其生復率編民易服乘城完此生聚而不奔驚援兵四來擾攘攬搶犒以牛酒萬夫豐盈衆稱其才達於朝廷旣允公論俄加寵靈經略一路環慶邠寧愛民之力彊兵之形機謀若織邊陲如扃御史風言用度非經投杼之際遷于巴陵巴陵政修百廢具興雖小必治非賢孰能往臨姑蘇人

喜其升至未踰月美聲四騰遘疾不起福善何
憑我固當悲同年之明忠孝相曷悔吝相懲聞
其凋落痛極填膺生平意義忽如弗曾獨有令
嗣堂構可承我其撫之必教而稱子京勿恤魂
兮高昇嗚呼哀哉尚饗

祭龍圖楊給事文

維慶曆七年三月日具官范某謹致祭于故龍
圖給事楊公之靈嗚呼余歲三十兮從事于譙
獨棲難安兮孤植易搖公方監郡兮風采翹翹
一顧而厚兮甚乎神交議必以直兮中無藏韜
法必在平兮下無冤號政事以和兮不理而調
志議以合兮不結而牢公徙宛丘兮彼豈無僚
獨不我忘兮且薦且褻羽翼有漸兮階于雲霄
二紀之餘兮恩榮屢叨公還自蜀兮勳望益高
余貳國政兮得其風謠相目於庭兮中心昭昭
曾未密啓兮余出幽郊謂公將享兮用于鈞陶
天不輔善兮公歿于朝大器未充兮非夕非朝
思欲報兮光塵寂寥子孫有善兮余撫而招公

之不見兮惟余心之忉忉嗚呼哀哉尚饗

祭尹師魯舍人文

維慶曆七年四月日具官范某謹致祭于故龍
圖舍人師魯之靈嗚呼天生師魯有益當世爲
學之初時文方麗子師何人獨有古意韓柳宗
經班馬序事衆莫子知子特弗移是非廼定英
俊廼隨聖朝之文與唐等夷繫子之功多士所
推堂堂沂公延於幕中矯矯文康薦于四聰自
茲登瀛坐揚清風舉止甚直議論必公人事多
故遷謫羈旅子行其志曾不爲苦才弗可掩起
于貶所往貳經略屢典藩府自謂功名如芥可
取黑白太明吏議橫生斥於散地頽然不爭惟
曰我咎匪由人傾天意已回吉宜大來于何感
疾益重其災隱几澄神而已焉哉嗚呼人皆有
死子死特異神不惑亂言皆名理能齊死生信
有人矣嗚呼與子往還抑亦有年今見其終益
知子賢故友門人對泣漣漣哀哉尚饗

祭故相太傅李侍中文

維慶曆七年十一月日具官范某謹致祭于故
太傅侍中之靈惟公生于東魯早游聖門育文
若豹就志如鯤巍巍章聖仄席臨軒天下英雄
雲翔駿奔公冠其首光華帝閣嘉猷日沃威顏
日溫十數年間秉持大鈞言必謹直道惟忠純
或出或處有屈有伸兩朝貞宰一德良臣白髮
仗鉞氣猶過人青宮作傅禮能退身優游養壽
靜默含真人仰如仙上待如賓門館憧憧子孫
誥誥咸聞詩禮並列簪紳人間之盛公無不臻
嗚呼天地之數聖賢一均高明而終精爽必神
念昔登門遇厚情親曾莫之報是寧不仁東鄉
何爲歎惋悲辛嗚呼哀哉尚饗

祭葉翰林文

維皇祐元年十月日具官范某謹致祭于故內翰
侍讀學士諫議葉公之靈嗚呼賢哉道卿鍾乎
粹靈秀格峩峩英采熒熒濬學偉文發於少齡
決策三篇萬儒竦聽闊視霄路直步雲庭天然
清流不雜涇涇西垣北門大筆未停爲藩爲翰

于澶于青廼牧京北關輔以寧再主大計寔營
寔經慷慨國論冒于雷霆出守河橋期歸闕庭
一夕奄去天地冥冥嗚呼遘時甚盛得主惟聖
謂道必行謂事必正高節莫屈直言屢諍朝廷
風采搢紳輝映天子知人期以輔政弗諧而去
能不曰命嗚呼僕與公知則相知心蓬瀛共舍
切瑳規箴蘇秀隣邦唱誦謳吟相許道大交薦
言深久要之意不爲浮沈今也云亡絕絃于琴
白髮相失清淚難禁音問一斷憂愁百侵古之
遺直千載猶欽生平之交情何以任哀哉尚饗

祭杜待制文

維皇祐三年正月日具官范某謹致祭于故環
慶經略待制杜君之靈嗚呼大儒之門生此令
人學深如海文敏若神羣經衆史精微悉臻長
疏大議慷慨屢陳藹然風采出乎搢紳寇發嶺
南猖狂不臣通彼鬼夷毒我天民妻子以驅室
廬以焚降之則變撫之不馴一方瘡痍嗷嗷呼
寃朝廷軫憂擇使在人命君以往萬里其勤去

惡務本豈曰不仁數百就擒戮於逡巡賊怨我
當民枉我伸于今幾年一邊無塵君之剛果溫
造其倫聖獎休烈屏諸讒言擢為侍從寄以藩
垣邠寧一道制于中軍忽焉疾至不起以聞天
子震悼惜其忠純嗚呼既鐘其才弗以壽存一
舉之功亦已不泯我實知君嘗以表論今也云
亡痛楚悲辛尚饗

祭英烈王文

年月日具官范某謹昭告于英烈王之神惟王
孝於其親可以訓天下之為人子者忠於其君
可以訓天下之為人臣者惟忠孝之至誠與天
地而不泯宜乎廟食茲土仰之如在某嘗叨近
輔來守是邦憂國愛民此其職也今春稼方立
雷雨大至川源奔注田畝浸溢生民之命實繫
於斯人將不堪神豈無意救茲億兆非王而誰
尚饗

范文正公文集卷第十二

碑

唐狄梁公碑

宋故乾州刺史張公神道碑

宋故衛尉少卿分司西京胡公神道碑

宋故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神道碑

碑

唐狄梁公碑

天地開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廈什孰

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
唯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
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爲子極于孝爲臣極于忠
忠孝之外揭如日月者敢歌于廟中公嘗赴并
州掾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
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爲之感動詩有陟岵
陟屺傷君子于役弗忘其親此公之謂歟于嗟
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繇生乎公嘗以同府掾當
使絕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柰何重太夫人萬

里之憂諸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眊睡
不協感公之義歡如平生于嗟乎與人交而先
其憂況君臣之際乎公爲大理寺丞決諸道滯
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
伐昭陵栢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却上怒曰彼
致我不孝左右築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
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抔土則
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
意解善才得恕死于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恩

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
道出姤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
災并州發數萬人別開御道公爲知頓使曰天
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彼何害哉遽命罷
其役又公爲江南巡撫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
所存唯夏禹太伯季子伍員四廟曰安使無功
血食以亂明哲之祠乎于嗟乎神猶正之而況
於人乎公爲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
及遷豫州會越王亂後緣坐者七百人籍沒者

五千口有使促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
似理逆人不言則辜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
意不能定彼咸非本心唯陛下矜焉勅貸之流
于九原郡道出寧州舊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
狄史君活汝輩耶相攜哭于碑下齋三日而去
于嗟乎古謂民之父母如公則過焉斯人也死
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
越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
將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彼

脅從輩聞王師來乘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
殺降以爲功使無辜之人肝腦塗地如得尚方
斬馬劍加於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奏公
不遜左遷復州刺史于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
能屈是爲大丈夫其公之謂乎爲地官侍郎同
鳳閣鸞臺平章事爲來俊臣誣搆下獄公曰大
周革命萬物惟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人
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獄吏嘗柳公誣引楊執
柔公曰夫乎吾何能爲以首觸柱流血被面被

懼而謝焉于嗟乎陷穽之中不義不爲況廟堂
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爲魏州刺史以禦焉
時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郭郭公至下令曰百姓
復爾業寇來吾自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爲之
立碑未幾入相請罷戎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
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之饋輸識者韙之北狄
再寇趙定聞出公爲河北道元帥狄退就命公
爲安撫大使前爲突厥所脅從者咸逃散山谷
公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于嗟

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爲豈虛尚清談而已乎公
在相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爲儲嗣
一日問羣臣可否衆皆稱賀公退而不荅則天
曰無廼有異議乎對曰有之一昨陛下命三思
募武士歲時之間數百人及命廬陵王代之數
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
令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
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
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閣中則天曰我夢鸚鵡雙

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
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
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
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召公坐于簾外
而問曰我欲立三思羣臣無不可者惟俟公一
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
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
天下動陛下豈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
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

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
又將以三思爲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孰親子
與姪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
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
奉制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命褰簾使廬陵王
拜公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哭于地則天命左
右起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耶已而
奏曰還宮無儀孰爲太子於是復置廬陵王於
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于嗟乎定天下之業

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霆之威不得而變
乎則天嘗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爲曰可將相者
公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
文士龔龔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荊州長
史張柬之真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
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
臣前言張柬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侍
郎及召爲相果能誅張易之輩返正中宗復則
天爲皇太后于嗟乎薄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

深乎又嘗引拔桓彥範敬暉姚元崇等至公卿者數十人公之勲德不可殫言有論議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栢不夭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爲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及居相位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于事業當時優游薦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某貶守鄱陽移丹徒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之云 商有三仁弗救其滅

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騫愬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爲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爲乎方一朝感通羣陰披攘天子旣臣而皇天下旣周而唐七世發靈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宋故乾州刺史張公神道碑

舜天下知其德也惟歷試諸難禹天下知其功也惟盡力溝洫聖人率天下以勤故能成其務

逮夫王道缺漓坐飾話言六代之風亡實而落
君子弗觀也我朝用舜禹之道平成萬邦風化
天下於諸使莫敢不勞而有清河張公爲之最
焉天貽厥心則明則粹拳拳四方老於王監爲
舜禹之臣至矣公諱綸字昌言其先因職命氏
源流蓋遠孝友之基自仲而大五世食韓並爲
正卿厥生帝師首造大漢唐失公謹文皇以慟
暨安史亂華衣冠喪緒降及五代不可以祿幽
芳密照需于遠郊今爲汝陰人也皇考諱震王

考諱元皆含仁竦義映于一鄉考諱煦累贈尚
書都官郎中太夫人翟氏累封高平縣太君都官
端修有大識謂時否之傾家可起也與夫人諄
諄蚤暮篤子以文公刻景鍛志鏗然有就旣而
慷慨與人語方略郡國異之以造秀再送于春
官所尚弗合退居于易時太祖旣定大業太宗
乃輯羣瑞經營天下使旌交路復畧士三班以
走命于四方公曰抱關蹶張昔賢或爲之部以
名聞首充其選自茲周旋至于光大其進秩也

四命至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歷崇班承制于
內殿改禮賓六宅副使遷文思使昭州刺史荐
拜西上東上閤門使除乾州刺史其更任也淳
化中主權酷于大名之屬邑及王鈞亂蜀方行
天討公使于軍中賊平監慶州兵馬西戎方豪
我摧其鋒遷益簡路都巡檢使真宗皇帝思清
天下之刑命公按荆湖諸州獄還乃刺舉畿赤
制權右振綱目也俄以邊略典辰溪郡又平涼
鎮戎二城西陞之機鍵公歷專之南夷再亂持

節安撫辰鼎澧三州溪洞事定朝廷以東南諸
路鹽鐵饋運之重命使孔艱及公而諧六年有
大績遷領天水郡實提重兵以墜庶羌蓋西諸
侯之長焉及朝廷有均勞之議徙橫海軍又徙
瀛州充高陽關兵馬鈐轄重北門也歲餘請老
不獲命復蒞清池郡已而露章至于再三今上
念功不廢詔以本郡寵之爵命如故時景祐紀
號之二載也明年孟春庚寅啓手足于正寢享
年七十有五上聞而悼之舉延世之典命二子

進級即以仲月庚申葬于汝陰縣之懷音鄉從先域也公初娶富春孫氏再娶彭城劉氏生子曰孝竭與夫人皆亡今夫人江夏黃氏出大夫之宗能循法度封本邑君生子曰孝標孝孫皆早世曰紹宗今爲侍禁曰紹先爲殿直並幼公位登二千石權嘗亞大揔管階至光祿爵爲郡公考終于鄉邦國人榮之君子謂不充其器初蜀師之役中軍雷侯有終辟公以行如左右手平定坤維公有力焉時降寇八百人叛據岷險

中軍督公追斬戒無遺類公往視之曰此窮寇也急之生患乃諭其向背寇莫不誠聽束手歸公以見中軍而全活焉詩云正直是與神之聽之而沉於人乎公再至益簡屬寇戎之後民求息肩新軍復驕且敢肆暴公曰兵猶火也將不可嚮邇磔數輩麾下其衆乃戢蜀人賴之詩云民亦勞止汙可小休式遏寇虐無俾民憂公之典辰溪也彼夷人中彭姓一族稱其彊黠溪洞數州畧兄弟以爲守國家因其請焉後乃驕叛

邊鄙旣襲城邑朝廷患之公至築蓬山館理新
興柵以要其夷道且省戍兵條舉十事不及四
五而有平涼之行夷又侵我帝復召公曰僉謂
彼可殲焉朕惟弗忍汝往圖之公再拜稽首曰
惡草雖微天地不能絕其類先王毆之無猾夏
爾帝曰俞惟康厥民居公馳傳以臨謂彼夷者
不威不懲不見利不勸廼以謀夫駭其族曰天
家使且至方檄兵四道焚若山林毀若巢穴弗
滅弗已夷乃大懼請命公曰納爾爵秩歸我老

孺天子聖且仁吾爲君請夷如其教乃疾置以
聞詔原之復其命數貢賜如平日生齒之還者
對以刀布作石柱刻夷人之誓揭于疆首自茲
威懷迄今將二十年蔑復爲患詩云式固爾猷
淮夷卒獲翩彼飛鷁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
好音謂夷如惡禽亦感而化然公之使東南也
鹺利方剝議者咸浚文重禁以籠其民公曰天
與之錢取之又可戕乎奏通秦楚三州亭民除
其宿逋佑以熬波之具貨入于縣官而增與之

直民力遂振復創杭秀海三郡鹽亭自是鹽筭
大充于諸路信乎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時江東大
水民胥艱食公請治五渠以洩于海議者謂澤
國下流江海與平彼潮者通夜不息沙從而塞
欲導焉而何極公曰不然江海善下故能爲百
谷王彼日之潮有損與盈三分其時損居二焉
衆川乘其損而趨之曾莫禦哉彼沙者歲月而
積闢以農隙豈安于災而憍乎力僉從我謀而
蘇秀蒙其利又淮南漕河界湖之東偏歲時決

溢汨我農畝涸我糧道公請增長堤二百里旁
錮巨石爲十閘以疏其橫流舍役伍于堤上不
力一民而日廣月高復樹以美木今山陽郡東
歷高郵抵廣陵塗無畏日南北人歌焉詩云蔽
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謂思其人愛其樹
也又海陵郡有古堰亘百有五十里厥廢曠久
秋濤爲患公請修復議者難之謂將有畜潦之
憂公曰濤之患歲十而九潦之災歲十而一獲
九而亡一不亦可乎且請自爲郡而圖焉詔以

本使兼領之堰成復逋戶二千有六百郡民建
生祠以報公于今祠之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
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利及生民則樹無窮
之名焉公嘗使于夏臺時納款惟初見公之儀
知朝廷禮樂始盡其心焉復三使于北疆聽公
之言知天子神聖永懷其好焉詩云四國于蕃
四方于宣謂夷狄爲患則往蕃屏之恩澤弗暨
則往宣暢之其公之謂乎逮于貳膳之年聖倚
彌重歷雄武河間橫海三大鎮時天下無事公

謹其法制安以清淨如叔子之在襄陽仁信著
于疆外公長七尺氣勇過人昔在西北歷戰十
二大弓長甲操掬自若諸將伏其彊力公性剛
不遠仁故無暴明不深物故無怨孝親之心皓
首如孤時言必涕下感動左右復常好施與宗
族同其有亡中外孤藐一養于家雖享祿不薄
屢膺蕃庶之賞徹樂之日門中索然舊淮汴間
運卒凍殍歲常比比及公爲使每冬以俸泉市
絮襦千數衣其不自存者且飼而休之使得卒

歲曰此有司之過那使僵仆道途以累上仁其
愛君勤人如此而深也今文武班有考績之制
率當自表公曰國家廉讓之風未衰則吾豈敢
終身不爲言其階于通顯並天子疇其勲異不
得而謝焉公祇事三朝幾五十年無一銖之罰
又景德而降權寄不絕保任官材僅三百人一
無累者其明哲於人如此而博也公發身如班
定遠事邊如馬伏波修水利如邵南陽議食貨
如耿大農有一于茲名聳後世公實兼之宜其

被金石而不朽矣將終召掾曹沛國朱寀直
命於牀下且謂某嘗從事于使部僅知所存在
甲令五品而上立神道碑如不得已宜爲我請
孝子致其詞某不敢讓惟公雄謀偉行布于四
方非耳目可涯又多陰德於人無能名焉敢言
其略以顯我國家君子之休其銘曰

天生張侯維穎之濱星萃于上炳爲哲人儀茲
聖辰維侯之德柔文剛武弗無矜寡弗有彊禦
猶仲山甫維侯之言迺宣聖謨于彼西北西北

有乎邦家之樞維侯之功克顯克大攘彼戎寇
禦彼災害吾民是賴我生既勤我年斯臻迺懷
故園迺謀嘉賓鼓缶而嬉以休厥身帝錫我侯
歸牧于鄉錦裘煌煌鸞衡鏘鏘故老飲歌吾閭
之光我侯爲何四方是力誠加于物心竭于國
始終一德侯斯往焉帝用惻然遺烈在人史其
舍旃垂千萬年

宋故衛尉少卿分司西京胡公神道碑

公諱令儀字某開封陳留人也曾祖瑜祖紹屬

唐季五代之否嘉遁不顯父弼累贈尚書刑部
侍郎妣某氏贈滎陽縣太君初侍郎觀皇家之
興迺以儒行教子曰可仕矣公夙夜簡編絕而
復續雍熙中以明經中第解褐涇州良原尉丁
太夫人憂服除補潁川郡法掾又居侍郎之喪
皆哀毀過人鄉閭志之旣練朝廷以前公在潁
川辯析寃獄嘗活人於死特令陞見拜大理評
事知秦州海陵縣時江淮內屬未久吏斲民器
凌弱暴寡視宰政如兒戲公至則先令後刑必

行無回人皆凜然憚之始服事于官上蓋有西
門豹之風焉遷光祿丞充刑部詳覆官闕天下
案牘駁議無隱一切以正 真宗嗣位改大理
丞會三門發運判官以不職聞朝廷銓其材以
公代之秩滿守巴漢郡賜五品服天子升岱宗
慶均內外遷太子贊善大夫歸朝進殿中丞領
高密郡徙治定襄遷國子博士拜虞部負外郎
典歷城郡郡數萬戶多用豪力二千石鮮不受
侮公正色直心視之無難會河決白馬為朝廷

憂詔發數十州兵民塞之科賦暴急後期者官
吏有不測之各諸道皆奔走民負敲扑公於部
中擇其挾貴人勢力州縣不敢動者一二年薄
責于庭衆皆大懼曰是家不可緩況吾屬耶咸
輦其薪晝夜以西比諸州率先以濟由是民不
被楚吏不坐責其幹力如此徙隴城郡歷比駕
二部外郎在郡未幾破姦發伏有神明之號朝
廷諒其公命提點河北諸州刑獄事諸州望風
以畏莫有寃者拜主客郎中充淮南轉運使賜

服三品改陝西轉運使且許入覲進金部郎中
西陲宿兵食貨爲大公視民豐儉斂收以時邊
廩始充焉除河北轉運使未踰月朝廷以河東
方窘財用改河東轉運使公請借民飛輓以實
邊郡人或媒孽以爲非便朝廷惑其說徙守回
中郡旣而代公者復行前議公得辯改知鳳翔
府且有錫勞部中每歲造舟六百艘供大河饋
運必借民操篙沿渭而下以達于河凡有覆溺
破產而償吏私諸豪專擾下戶公重爲立法使

得均一于今民道之明道初旱蝗西飛關中被
其害獨不入岐下人咸異之寮屬請以上聞公
曰昔劉琨爲郡而虎渡河及帝問之琨曰偶然
爾此劉公所不敢當於吾何有聞者謂公質厚
有古人之心焉遷司勳郎中亟召還臺公歎曰
吾年七十有五精力猶彊恩獎未衰豈不自知
其止耶遂告老于朝有詔嘉之拜衛尉少卿分
司西京公旣退即家于長安聚書數千卷教子
孫樂林泉每誦白傅歌詩以怡性情凡十二年

而終實某年某月也享年八十有七以某年某月歸葬于開封之某鄉某里祔先侍郎之塋公少尚嚴毅老益精明斥惡與善始終一節古所謂老成人者歟夫人張氏封內鄉縣君先公而亡有三子長曰遠大理寺丞次曰規耀州三原主簿次曰拱辰成州團練推官女七人長適進士蘇贄次早亡次適閤門祗候陳惟一次適臨濮主簿劉淑次適太子中舍邢保雍次適大理評事韓仁哲次適將作監主簿趙士安孫男七人

並登仕籍初天聖中余掌秦州西溪之鹽局目秋潮之患浸淫于海陵興化二邑間五穀不能生百姓餓而逋者三千餘戶舊有大防廢而不治余乃白制置發運使張侯綸張侯表余知興化縣以復厥防會雨雪大至潮洶洶驚人而兵夫散走旋濘而死者百餘人道路飛語謂死者數千而防不可復朝廷遣中使按視將有中罷之議遽命公爲淮南轉運使以究其可否公急馳而至觀厥民相厥地歎曰昔余爲海陵宰知

茲邑之田特爲膏腴春耕秋穫笑歌滿野民多
富實往往重門擊柝擬於公府今葭葦蒼茫無
復遺民良可哀耶乃抗章請必行前議張侯亦
請兼領海陵郡朝廷從之公與張侯共董其役
始成大防亘一百五十里潮不能害而二邑逋
民悉復其業余始謀之以母憂去職二公實成
之今二十餘載防果不壞非公之同心豈及於
民哉其子以余知公所存懇請爲銘而不讓辭
曰胡公之生皇朝之始觀文斯興執經以起自

邇而遐幹于王家法以持斲政以塞邪七守列
藩四當外計曰勤曰恭克威克惠告老于君以
休吾身鼓缶而歌十有二春子子孫孫誥誥濟
濟九十其幾手足云啓福歟壽歟有終有初豐
碑巖巖我得而書

宋故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神道碑
皇家起五代之季破大昏削羣雄廓視四表周
被萬國乃建禮立法與天下畫一而億兆之心
帖然承之弗暴弗悖無復鬪兵于中原者登九

十載蓋祖宗遠筭善樹於前累聖求賢多得循
良廉讓之士布于中外而致茲善俗歟如陳留
謝公可謂循良廉讓之君子矣公諱濤字濟之
幼而竒敏十四歲講左氏春秋先生咸器之及
冠居姑蘇郡時翰林王公禹偁拾遺羅君處約
並宰蘇之屬邑二人相謂曰與濟之揚權天人
蓋吾曹敵也自茲名重於時淳化三年春擢進
士第除梓州權鹽院判官會盜據成都發其徒
攻郡縣公白二千石曰梓大而近彼畏我梗必

先圖得我則小於梓者可傳呼而下願急爲之
防近郊多林木可先伐之以置樓櫓且備樵爨
爲久守之具二千石從之寇果圍我我備旣堅
十旬弗破賊沮而留勢未大克以及王師之來
遂用撲滅事平就遷梓州觀察推官賜器幣外
臺遣權知益之華陽縣時寇亂之餘民多散亡
未復厥居上言者請募人占田可倍其租朝廷
從之於是有力者得并其田公曰奪民世產以
資富人復將召其怨辭豈朝廷之意耶乃盡取

其田以歸于民還拜著作佐郎太宗面詔通判
大藩得壽春郡後移高安郡改知興國軍就除
太常博士真宗即位銳意任人一日中出朝士
姓名有治狀者凡二十四人付中書門下令驛
召至闕公在召中得對于長春殿上說賜五品
服即呼通事舍人送試學士院明日邊有急奏
上議北征又京東有彊寇驚郡縣而曹南闕守
朝廷慮之遂命公往改屯田貲外郎至郡稱治
寇不敢犯有兇人趙諫者冒鄉薦名與諸第出

入都下交權勢結豪俠務乘人之弊用以告訐
或任威詐而大致富彊人畏如豺虎公即圖之
患僚佐不一其力俄會故御史中丞李公及始
來倅曹李公時之端人也與公協心發其家盡
得兇狀奏之朝廷命御史府案覆諫之兄弟皆
斬于都市乃下詔曰凡民非干己事無得告言
遂著于令自是天下訟息而刑清矣朝廷以西
蜀僅寧細民猶或搖之俾公安撫兩川用天子
恩意諭其父老皆從而按堵復命之日舉兩川

能吏三十餘人執政疑其多公請連坐事遂行
後皆至臺省又別詔委公與益牧張公詠議造
大鐵錢乃窮其利害使盜鑄息而物估平蜀人
于今便之歷三司度支判官出守海陵新安二
郡就遷度支司封員外郎公在三司日嘗舉權
茶官至是坐所舉不職免尋以度支員外郎起
倅河南府馮魏公薦公文行真宗簡在既久即
命召試除兵部員外郎直史館判三司理欠憑
由司出爲兩浙轉運使公大雅之器恥尚文法

雖任在按察而誠意坦然且曰吾欲吏樂其職
民安其俗爾士人黑白豈不明乎安用伺於毫
髮使惴惴如虺蜴然取詩人之譏耶還臺進禮
部郎中判司農寺拜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
清淨端介百辟望其風采乾興初進戶部郎中
先帝大行有司治靈駕象物其制高大請自京
至陵凡郭門民舍有妨其往者毀之公上言曰
先帝封泰山祀汾睢儀衛至盛不聞有所毀去
今遺詔丁寧正如漢文帝專務儉薄豈以攸司

奪先帝意願陛下裁損摺紳躡之俄求東歸除
吏部郎中直昭文館知會稽郡還拜太常少卿
判登聞檢院又得請權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就
拜秘書監遂分務洛下朝廷嘉其恬退遷太子
賓客嗣子迎侍于京師以景祐元年十月三十
日薨享年七十有五以明年八月二十一日歸
葬于富陽寶元元年贈禮部尚書謝氏之先出
黃帝後始爲十姓謝居一焉三代以還不顯其
大至晉宋廼爲盛族公之七世祖汾居河南之

緱氏五世祖希圖卒于衢州刺史時唐季喪亂
乃葬于江東嘉興郡子孫三世祿于吳越曾祖
諱廷徽處州麗水縣主簿祖諱懿文杭州鹽官
縣令葬于富陽遂爲富陽人父諱崇禮從錢氏
歸朝爲奉寧軍節度掌書記檢校左散騎常侍
累贈尚書戶部侍郎母崔氏贈博陵縣太君公
之第四人曰炎有文於時與盧稹齊名時人謂
之盧謝國史有傳終于公安令錯爲某官杲從
方外學号安隱師坦爲某官公娶夫人許氏先

公而終生男三人長曰絳至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後公幾年而亡次曰約將作監主簿以敏才稱次曰綺太廟齋郎俱早世女四人長適前進士周盤次適殿中丞梅堯臣次適太常博士傅瑩次適大理寺丞楊士彥孫四人景初大理評事宰越之餘姚縣景溫太常寺太祝宰越之會稽縣景平將作監主簿景回尚幼公姿格竦異不事修飾天然有雅遠之範未嘗阿於貴勢見賤士必溫禮接之知人之善稱道弗舍聞人之

過懼弗克掩故終身不聞怨言公始以文學中進士上第而長子長孫世踐其科又父子更直館殿出處僅二十年皆衣冠之盛事厥孫以公善狀請文于碑某於公有家世之舊又與舍人爲同年交愛公治有循良之狀退得廉讓之體足以佑風化而厚禮俗敢拳拳以銘云

巍巍我宋宅天而君恢遠以威革暴以文濟濟吾儒多良大夫中外共治休寧八區猗哉謝公周旋其中在梓禦寇至曹除兇天子念蜀猖狂

始復命公撫之鼓歌其俗偃仰藩屏雅和其政
徊翔臺閣清修其行人尚刻明我質而平厥民
以寧人必夸競我休而靜其道迺勝于嗟乎壽
以仁至名繇德全有子與孫相繼而賢誠乎誠
乎聖人積善之誨不吾欺焉

范文正公文集卷第十二